

卡尔梅克族 在俄国境内时期的 历史概况

〔苏〕 H·帕里莫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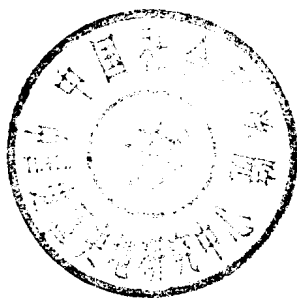
许淑明 译 徐 滨 校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卡尔梅克族在俄国 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

[苏] H·帕里莫夫 著
许淑明 译 徐 滨 校



1658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

〔苏〕H·帕里莫夫著

许淑明 译 徐 滨 校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甘肃酒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3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11098·58

定价：0.80元

0001016

译者说明

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研究室同志们的关心和帮助。刘存宽同志对本书部分译文作了校对。为此，特致谢忱。

许淑明 许 滨

中译本序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①。土尔扈特蒙古族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员。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俄国人称其为卡尔梅克人）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因不堪沙皇俄国政府的残暴压迫，于1771年，在其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发动了武装起义，离开了他们留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经过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蒙受巨大牺牲，终于胜利地返回祖国的怀抱。土尔扈特人民这一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不仅使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极为重视，同时也震动了西方世界，因而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和探讨。苏联帕里莫夫所著《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就是一本系统地阐述土尔扈特蒙古族在伏尔加河流域居住时期的历史专著。

帕里莫夫的这部《概况》写于1921年，1922年出版于阿斯特拉罕。作者在书中引用了阿斯特拉罕省卡尔梅克档案馆所藏的大量档案资料，详尽而系统地叙述了留居俄国时期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历史。全书共分十七章，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1）土尔扈特部西迁的经过（第一章）；（2）西迁后土尔扈特人民反抗沙俄压迫的斗争（第二章至第九章）；（3）1771年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的历史背景及其经过（第十章）；（4）1771年后，困留在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人民的抗俄斗争以及沙俄政府的统治政策（第十一章至第十七章）。作者在上述问题的阐述中，澄清了土尔扈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沙俄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土尔扈特人民反抗沙俄压迫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6页。1964年北京版。

的英勇斗争。

关于土尔扈特蒙古族西迁的原因，是被西方史学家歪曲得较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沙俄时代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蒙古族的西迁，是出于领土扩张的目的。俄国著名东方学家比丘林就认为土尔扈特王公们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是为了“实现厄鲁特会议所议定的、由厄鲁特人去占领新领土，以恢复成吉思汗帝国的计划”^①。而比丘林的这个观点在俄国学术界影响很大。俄国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一涉及到十七世纪的事件时，常常以这个看法为依据”^②。但帕里莫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未因循比丘林的这个错误观点。他指出比丘林的说法，“无论是在蒙古史学家那里，还是在民间的追忆中，都没有保存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报导或回忆，对这次会议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它的实际情况”^③。帕里莫夫认为，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的真正原因，“是游牧部落之间渴望相互隔离的自然倾向的结果。由于在同一个地方，人口越来越稠密，要想从事理想规模的畜牧业——游牧人的主要职业，就受到了阻碍。随着畜群的增加，适于放牧的土地却有限，这就必然引起冲突，引起相互间的纠纷和一些牧民受欺侮，甚至导致他们之间的互相残杀。这种纠纷和残杀，就是和鄂尔勒克脱离厄鲁特联盟的真正原因”^④。作者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朝乾隆皇帝在土尔扈特部返归祖国后所写的《土尔扈特部纪略》一文中明确指出：“其时四卫拉特各自为汗，无所统属，又不相和睦，和鄂尔勒克因率其子书库尔岱青至俄罗斯之额济勒地（即伏尔加河流域——引者。）”^⑤而其他汉文史籍中也有类

①比丘林·雅金夫：《卫拉特或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述》，转引自帕里莫夫的《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6页。

②见《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7页。1967年，莫斯科版。

③见本书，第6页。

④同上。

⑤见《西域图志》卷三十七，《封爵》一。

似的记载^①。应该说，作者在《概况》中，基本上澄清了土尔扈特蒙古族西迁的真实原因。

帕里莫夫在这部《概况》里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沙俄政府压迫土尔扈特人民的罪恶史实，并以很大篇幅阐述了土尔扈特人民反抗沙俄压迫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土尔扈特人民自从在和鄂尔勒克率领下来到伏尔加河下游后，便立即遭到它的北邻沙皇俄国的侵略威胁，因而引起了土尔扈特人民对沙皇俄国的反感与敌视。作者毫不隐讳地在《概况》中指出：“卡尔梅克人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俄国人说谎的时候，不知道羞耻’。”^②早在土尔扈特人民迁牧至托波尔河上游时，沙俄当局为了“想把卡尔梅克人招抚到俄国方面来”，便派使者到“卡尔梅克乌鲁斯去商谈”，但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强烈的反对，“几乎把所有的来使都杀掉了”^③。进入伏尔加河下游后，土尔扈特人民为了免遭沙俄征服的威胁，奋起反抗，1639年，双方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冲突”，一万名土尔扈特人曾“进攻萨马拉，使该城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④。1645年，和鄂尔勒克亲自率领部众攻打阿斯特拉罕城，但土尔扈特部众“遭到重大失败，和鄂尔勒克和他的一些亲属一起战死在被围的城下”^⑤。

和鄂尔勒克死后，其长子书库尔岱青继承其父之位，成为土尔扈特部首领。书库尔岱青对待俄国当局也是抱着敌视态度的，因为沙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主张卡尔梅克人永远顺从俄国”，而“这恰是爱好自由的卡尔梅克领袖们所不愿意听从的”。他们公开向沙俄当局宣称：“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那里做过奴隶，

①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

②见本书，原文第28页。

③见本书，原文第8页。

④见本书，原文第9页。

⑤见本书，原文第10页。

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①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土尔扈特人民“接连不断地袭击乌法县、喀山县和萨马拉县的俄国村庄和巴什基尔人的村庄，以及袭击萨拉托夫、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一带”^②。阿玉奇成为土尔扈特部的汗之后，为了民族的独立，他与俄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沙俄政府为了控制土尔扈特部，先后同阿玉奇汗订立了五个条约，企图强迫土尔扈特部永远臣属于俄国。但是，阿玉奇汗决不愿受俄国政府的控制，他虽然口头上表示与俄国友好，但实际上为了维护部族的独立与沙俄政府一直在展开激烈的斗争。据帕里莫夫的记载：1681年至1683年，“阿玉奇同巴什基尔人一起，为了共同反抗俄国，洗劫了许多俄国市镇，特别是喀山县和乌法县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的俄罗斯人和切列米斯人的村镇”^③。本书作者对阿玉奇汗的这种不畏强暴、英勇抗俄的行动深表同情。尽管作者把阿玉奇的反抗，只认为是由于阿斯特拉罕当权人物的恶劣品质所造成的，而并未指出沙俄政府压迫政策的实质，但是他却公正地指出：“阿玉奇同政权（指俄国政府——引者）的这类代表人物打交道，常常受到他们的排挤，难道他能始终保持镇定的情绪，难道他能消除掉因受委屈而充满复仇的情绪吗？”^④正因为阿玉奇汗进行了这种维护部族独立的斗争，才迫使沙俄政府一直未能完全征服土尔扈特部。正如作者所说：“实际上，彼得也认为他（阿玉奇——引者）是他的同盟者，并且同他签订了条约。”^⑤阿玉奇逝世后，沙俄政府利用土尔扈特部族内部争夺汗位的混乱时机，加紧对土尔扈特部实行控制。但是富于反抗斗争传统的土尔扈特人民，并未屈服于沙俄政府的残暴统治，1727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给予沙俄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沙俄当局在“阿斯特拉罕至

①见本书，原文第16——17页。

②见本书，原文第17页。

③见本书，原文第23——24页。

④见本书，原文第28页。

⑤见本书，原文第29页。

萨拉托夫大道，沿途设立流动岗哨，以保卫俄国居民和过路行人免遭卡尔梅克人的袭击”^①。

帕里莫夫还利用了丰富的档案资料，生动地描述了土尔扈特人民为重返自己的祖国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作者在《概况》中列举了自顿多卜达什执政以来，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部所采取的种种压迫措施，直至引起1771年渥巴锡（顿多卜达什之子）率其部众发动起义的经过。在叙述土尔扈特人民重返祖国的原因时，作者虽然没有摆脱西方史学家的说法，把土尔扈特人民的抗暴爱国的伟大行动，错误地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权势欲望所引起的事件，但他根据原始档案材料，也不能不如实地反映出土尔扈特部返回祖国的真实原因。作者在援引渥巴锡给小房帐哈萨克首领努尔阿里的信中写道：“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的人为此感到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的统治，而希望看到自己的众所爱戴的法定人（指清朝皇帝——引者）和自己的原来的故乡，才迁出俄国来放牧。”^②渥巴锡的这段话，确实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作者在书中还详尽地描述了土尔扈特人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并冲破重重险阻而胜利返回祖国的过程。在起义之初，土尔扈特人民就“捣毁了杜丁大尉（沙俄政府派去监视土尔扈特部的军事头目——引者）驻扎的俄国营地”^③，至1771年1月3日便迅速地离开了他们的牧地。正如作者所描述的，“卡尔梅克人几乎像赛跑似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伏尔加河岸向东奔去”^④。渥巴锡率领的东归队伍，行动迅速，秩序井然，人们像冲出樊笼的鸟儿一样欢欣鼓舞。《概况》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景：“逃跑的最初几天，是卡尔梅克人的节日，因为他们带上从亚美尼亚和其他商人

①见本书，原文第41页。

②见本书，原文第72页。

③见本书，原文第76页。

④同上。

那里抢来的大批货物、酒和食物，可以尽情享乐。过夜的时候，他们的宿营地一望无际，由巡逻哨保卫，无数火把照如白昼，……。”^①但东返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在他们进入哈萨克草原后，困难也就接踵而来，长途跋涉的困苦行军与沿途水草、给养的缺少，给土尔扈特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概况》的作者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阐述。在叙述土尔扈特人民击溃沙俄追兵与小帐哈萨克人的追击与堵截之后，作者写道：

“卡尔梅克人饥寒交迫，饱经风霜，无时不感到处在危险之中”^②。东返的土尔扈特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勉强到达中国国境”^③。可以看出，土尔扈特人民为摆脱沙俄统治而回归祖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但他们反抗强暴与热爱祖国的壮举，都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帕里莫夫还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地阐述了1771年后困留在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等部族人民的处境，以及他们为了反抗沙俄政府的统治而继续斗争的历史，而这方面恰是我国汉文资料所缺少的。因此，它将为我国系统地研究土尔扈特民族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帕里莫夫的这部《概况》虽然出版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时代，但作者仍是旧俄时期培育出来的史学家，其史学观点还不能不带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依然保留着资产阶级的偏见。例如：十七世纪初期的伏尔加河流域，本是沙俄统治势力尚未到达的“阉脱地”，而作者却说“这块地方是属于察罕汗（白沙皇）的”^④。又如，把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的爱国主义行动说成是“叛变”，把英雄的土尔扈特人说成是“见风使舵的人”^⑤，甚至把领导这次伟大壮举的领袖渥巴锡说

①见本书，原文第76页。

②见本书，原文第78页。

③同上。

④见本书，原文第8页。

⑤见本书，原文第75页。

成“性格软弱、没有远见”^①、受人摆布的傀儡。这不仅严重歪曲了事件的本质，而且是对英雄的土尔扈特人民及其领袖形象的丑化和污蔑。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加以批判的。

总之，帕里莫夫所写的这部《概况》，尽管在观点上还有不少错误，但本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历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仍不失为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专著。今将其全部译出，以供参考。

马汝珩

^①见本书，原文第70页。

序 言

1 本书是卡尔梅克民族居住在俄国境内时期历史概况的试作，它涉及该民族生活的政治方面及其法制；至于卡尔梅克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他们的物质文化，在历史概况中没有触及，问题在于，写作一部卡尔梅克民族全面的科学的历史，事先必须搜集、研究和出版各种材料，首先是档案材料。在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的档案，以十八世纪（从1713年起^①）、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献最为丰富。这一时期的资料，在1918年内战中幸存下来的阿斯特拉罕的其他档案中，特别是在省务厅图书馆档案中，也能发现不少。但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的档案文件，必需到莫斯科档案馆去查找，主要到外交部图书档案部（现在是国家档案馆）去查找。在那里，保存着从1606年开始的有关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文献。还应当说明，保存在阿斯特拉罕的那些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期的档案文件，并不是全部。例如，当时卡尔梅克诸汗和统治者，以及俄国政权的代表人物同俄国中央政府之间的通信，以及为了补齐当时的历史资料，也都必需到中央档案馆去查找。

2 早在1920年12月，卡尔梅克省国民教育局负责人B·II·波罗赫已经认识到撰写一部全面的、科学的卡尔梅克民族的历史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他向该局委员会建议，要委员会同意为撰写卡尔梅克民族的历史出版档案材料，并为卡尔梅克博物馆收集卡尔梅克人的生活艺术品和古代遗物。顺便提一下，这样做，就能够为卡尔梅克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同他们的生活中获得

^①参看本书正文第54页注①。

民族自治^①那样重大的事件一样。为了实现这个建议，卡尔梅克省国民教育局下属博物档案组的同志们着手收集在阿斯特拉罕的历史档案文献，以及能够说明卡尔梅克民族生活的古代遗物和艺术。这样，就必需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件极其重大的事。但是，把情况弄清楚，收集并准备付印阿斯特拉罕的档案材料，然后再出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档案材料，需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为了掌握所有这些资料编写一部全面的卡尔梅克民族史而整理出卡尔梅克人的物质文化的大量搜集品，同样也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工作是大量的，在着手进行时遇到了不少困难。研究历史文献的史学家的情况更为困难。因为有关卡尔梅克史的大量文献是用卡尔梅克文写的，部分文献是用鞑靼文写的，只有极少数蒙古语文学家和突厥语文学家才能通晓。诚然，一些卡尔梅克和鞑靼历史文献中有古俄文译文，但是，这些译文大多数没有准确地表达出原意，因此，史学家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这样，卡尔梅克民族史学家必需寻求蒙古语文学家和突厥语文学家的协助，期待他们完成把卡尔梅克文和鞑靼文译成俄文这一艰巨任务，并把这些文献变成广大学者的宝贵资料。研究卡尔梅克史，必需有大批学者和有实学的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必需有语言学家、民族志学家、法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学家和艺术家参加。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在收集资料工作中承担一部分工作，然后史学家才能够根据这些人的成就进行综合整理和建立科学体系。

这本历史概况的编写花费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因此，它很不完善。作者准备随着对档案材料和其它材料的进一步了解，对本著作加以修改和补充，特别是有关十七世纪卡尔梅克族的历史，作者迫切期待 Вл·Лл·科特维奇教授的研究著作问世，他的著作定能阐明卡尔梅克族历史上这一未经研究时期的许多疑难问题。因本历史概况很不全面并有缺点，作者特向读者道歉，并向在

^①关于这点可参看《卡尔梅克省历史民族志博物馆开幕词》，阿斯特拉罕，1921年一书。

本书编写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协助工作的全体人员表示谢意，特别感谢在收集阿斯特拉罕和卡尔梅克草原上所能找到的、必需出版的文献工作中，以及在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馆里查找文献的工作中给予不可缺少的帮助的人：М·М·哈格莱舍夫、Ф·И·普留诺夫、Л·К·卡尔文，特别是А·А·列别丁斯基。

1921年11月27日。阿斯特拉罕。

目 录

一、十七世纪卡尔梅克人从准噶尔来到阿斯特拉罕草原	(1)
二、1640年的蒙古厄鲁特刑法条例	(7)
三、阿玉奇时期以前的卡尔梅克族的统治者	(12)
四、阿玉奇汗	(18)
五、策凌·敦多卜汗	(37)
六、敦多卜·鄂木布汗	(41)
七、顿多卜达什汗	(49)
八、顿多卜达什统治时期颁布的法律	(55)
九、渥巴锡——卡尔梅克汗国的总督	(59)
十、1771年大部分卡尔梅克人离开俄国受 治于中国	(67)
十一、留在俄国的卡尔梅克人试图投奔去中国 的乡亲们	(82)
十二、1771年以后卡尔梅克人的状况和任命丘 切伊·通杜托夫领主为卡尔梅克人总督之前他 们生活中的最重大事件	(91)
十三、丘切伊·通杜托夫——卡尔梅克人的总 督	(96)
十四、丘切伊总督死后对卡尔梅克人管理方面 的改革	(101)
十五、1822年的津齐林会议	(108)
十六、关于津齐林决议的几点一般性意见	(130)

十七、津齐林决议与1640年法规和顿多卜达什

法律对比的特点.....(135)

附:

图书译名.....(139)

文献、杂志译名.....(142)

人名、地名、族名索引.....(143)

十七世纪卡尔梅克人从准噶尔来 到阿斯特拉罕草原

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人同斯塔夫罗波尔的卡尔梅克人以及乌拉尔一带的卡尔梅克人一样，同属于蒙古民族的西部支系。他们从前有个时期住在蒙古的西部准噶尔地区，同其他支系结成一个共同体，即所谓的厄鲁特联盟。早在1618年以前，参加联盟的土尔扈特部、部分杜尔伯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部又从联盟中分立出去，并有土尔扈特部的强悍领袖和鄂尔勒克为领导人。和鄂尔勒克带到北方去的人约有五万帐。起初，他带领卡尔梅克人向西伯利亚边境移动，后来又从这里到达乌拉尔，然后到伏尔加河，并把游牧区设在十七世纪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的草原上。

和鄂尔勒克率领卡尔梅克人离开厄鲁特联盟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蒙古人生活中这一重大事件有几种解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土尔扈特领袖采取的步骤，是为了摆脱绰罗斯部的台吉哈喇忽喇的日益强大的势力，这个台吉威胁着联盟的其他部落的独立^①。但是发现，和鄂尔勒克是得到全体厄鲁特宗族的一致同意，并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率其所部的卡尔梅克人迁移的。当时，也不只是一个和鄂尔勒克脱离了厄鲁特联盟。那些没有跟随土尔扈特酋长到北方去的和硕特人则向南迁移；他们越过天山山

^①持这种观点的新作者中，有M·诺沃列托夫。见《卡尔梅克人。史纲》，圣彼得堡，1884年，第2页。